

回忆魯迅房族和社会环境
35年間(1902—1936)的演变

觀 魚 著

(内 部 资 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56 字数15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2 插页2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00 册

定价 (8) 1.05 元

出版說明

出版本書的目的是為了給研究魯迅創作提供一些原始資料。作者是魯迅的房族中成員之一，他的所見所聞，在真實性方面是相當可靠的。它對於研究魯迅作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這一些材料僅是作者對於當時（1902—1936）情況的客觀紀錄，並未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要請讀者注意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七月

周氏的崛起与衰落

这一叙述須得从宗祠方面說起，才能銜接貫串，不然就象“四金剛騰云，悬空八只脚”，使人摸不着头脑。

周氏自始迁祖逸斋公徙居紹城竹園桥后，累代遞嬗不替，演至五世六世之际，生齿突然激增，嗣續蔓延，形成族大支繁，食众生寡的現象。原来固有的成規，不适应于实况，而經濟压力則紧随着人口的繁殖頻增猛进，迫使全族众不得不急起直追共向生产道路奋勇迈进。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把瀕危的經濟作了扭轉而予以穩定，并为后来建立基业創造有利条件。再經六世七世惨淡經營，才获致成果，达成购地建屋，設肆营商，广置良田。八世九世仍襲承遺規，至第十世則株守，巩固已获致的果实，不再进取。十一世值太平軍起义以后，遭受兵燹影响，損失甚巨，各房族多致一蹶不振，甚或流离失所。但亦有絕无損害依旧逍遙快乐，坐拥巨資度其优越生活者。象我福彭桥三台門中的“和房”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些人們的思想，却非常畸形，只知养情頤性乐享天年。一代又一代

地因循沿襲，不數世而終至坐吃山空，兼养成了儿孫們的驕矜淫佚的劣根性。除縱情揮霍特具专长外，竟一无所能，墮落至鶉衣百結，踵決肘見的境地，尤諉为宿命安排而不自拔。降至十二世頃，族众間之認識較清者虽具复兴之心，重振之念，但生齿的繁殖已发展到不可思議的高峰；而族众的品質类型更龐杂得难以想象。奇形怪状应有尽有，每屆春秋二分赴祠参与祭礼，涉足祠內，环視到各房族众的种种姿态和各式各样的面貌。福彭房三台門的人物虽差强人意，还没象这样的形形色色，但也有少数人在實質上已成多或少的漸臻同化。

現在把春秋兩屆参与祠祭典禮時，所目击的实际情况，就記憶所及作一概括的介紹，权作当时的实地写照。

宗祠中所接触的是哪些人物呢？粗率地观察分析，可說是行行皆有，色色俱全，熏蕕同器，良莠互見。有官紳胥幕，地主奸商，有衙役地保，乞丐小偷，有媚富傲貧的錢糊猕（紹俗呼錢庄中人为錢糊猕，以其手腕敏活，动即为其攫去），有剝蝕貧民的鐵夜壺（鐵夜壺即紹人呼“当朝奉”的鄙称，紹人呼“尿壺”为“夜壺”，呼“錫”为“鐵”，意謂用錫制夜壺，錫即等于廢料，不能改制他物，以其臭不可聞也），有执行死刑的劊子手，有局賭漁利的牧猪奴，有玩弄女性的假道学，有巧取豪夺的伪君子，有顛倒是非的惡訟師，有代撰书狀的“官代书”（清朝經官衙考取准为人民代撰书狀的謂之官代书，由官发给木戳，撰就盖于狀尾），

有坐擁皋比的村學究，有酸氣撲鼻的窮秀才，有屢試不第的老童生，有種菜翻地的園藝人，有挑蔥買菜的行販人，有小本經紀的商業人，有工雕琢篆刻的手藝人，有擅長絲竹管弦兼唱詞調的曲藝人，有專事游蕩不務正業、迷信宿命坐以待斃的沒落人，有肋肩諂笑卑鄙齷齪的無聊人，有遇事生風借端敲詐的白相人，有迎神賽會演戲施食首事歛錢的人，有游山玩水迷惑風鑑尋求來龍去脈的人，有誦經拜懺勉持升斗的人，有念佛宣卷借作鬼混的人，有看相賣卜測字算命浪迹江湖的人，有縱情逸樂不問生計唯聲色犬馬是務的人，有好吃懶做自趨絕境的人，有傲世玩物目空一切的人，有忍飢挨餓不屑人憐的人，有依人作嫁的店伙棧司，幫工打短的苦力，依賴手藝的百作老司（泥水木作，成衣剃頭等等都叫百作老司）。凡此種種都是全族眾的寫景，三台門中的人物當然也有些在內，不過象地保、衙役、乞丐、小偷、劊子手、代書等是三台門中所沒有的。

三台門的人物其有性情特殊，行為乖僻及具有異于尋常的嗜好者，就見聞所及也作一概括的敘述。但亦只一鱗一爪，不可能說得具體。且仅限于十二世以下。十二世以上，我只見過十一世的一位，是介孚公的胞叔而出嗣于和房者。至于他們和她們的珍聞佚事，得首先聲明的是多數得之于各房族的尊長或者年齡較大的兄弟輩行。再擇其傳遞具有真實性的筆以述之，其真實較差或人殊其說的悉行棄去，不予录入，庶于不準確的情況中而

取其較為準確者。現在先就老台門的原先開始，作為輪廓而引申之以為之楔。

七世祖樂庵公、八世祖熊占公移居福彭橋购地建屋定居以後，父子同勞，勤儉起家。資產收入，差堪溫飽。推己及人，聯想到勞苦群眾衣食不周的苦況，思有以濟之。乃以己身亦僅足自給，豈能從井救人。深思遠慮，夙夕不寧，求一不損己而能惠及於人的辦法而不得。忽于无意中聽到有人在說：“典當不普及，于窮人的緩急周轉甚感痛苦，有錢人光知道為自己作打算，從不肯替窮人一為設想。只向本輕利重的途徑邁進，而對惠濟窮民的典當，縱然是本重利微但有實物作質絕無亏蝕危險的事業都不敢輕予嘗試，所以窮人終于是窮人！這總緣于前世不修才遭受今生的苦厄！”這一番話是在街路上聽同道走路的那個陌生人講的。樂庵公聽到這番話後，觸動他先前所深思遠慮、得不出的答案，就此作了決定。迅速地奔向住居前觀巷交誼深厚、經常表示允為無條件無限制長期借貸大量資金之族人進行貸款，作典當基金。在清道橋安橋側河沿覺得適當房屋，完成開當前的一切應有手續，實行開設典當，名之曰“尊德”。計算利息和當沒期限，統照藩司（為清朝高級官員，地位等於後來的省主席兼民政廳，典當事業屬其專管以關係民生也）所規定。樂庵公親司營業，熊占公奔走貨棧，不假手於一般朝奉。開設後當業則蒸蒸日上，而熊占公則日趨孱弱，不數年竟致

病不能兴，奄奄一息，形成不治之症，即俗所呼为“癆損”者。乐庵公受此刺激，万念皆灰，这时熊占公还只十九岁。乐庵公于忧郁之余，深自譴責，认为总是在典当的营业中于不经意不自知之间，给贫民遭致了不可避免的严重损害，天降厥凶，使之绝嗣。又想到我虽有巨大资财，尽可乐享天年，而无虞不足。但断嗣绝后，已成为不可挽回的绝境，我要资财何用，不妨进一步更为贫民造福，力行方便，兼为自己贖罪忏悔。一面决定就这样力行，一面并为熊占公制寿衣、合寿材、营寿穴（紹俗在生前预作死后准备之一切物事都须加一“寿”字）为身后作准备。在当业方面立即改变既定方针：凡携衣物首饰来当投质者，统依质户需要周转的金额，予以圆满成交。绝不墨守法定凭货分等，按值估价的通例，拘束质户的要求，压低其所需要的金额，使质户感受或多或少的打击。因为清朝制度，典当归藩司主管掌握，典规也由藩司制订颁发，通行遵守，不容稍有紊乱。设典之初，并由其核准发给“当帖”（即营业执照）才能开设营业。其所制定的典规是：对来当投质的衣物，按品质的贵贱，分等级的高低，更依等级区分值几当几个不同的标准。各典当的朝奉在接受质物作交易时遵照制定的标准来核算可能当质的价值，本属机械式的。但是一般不法朝奉，为向老板讨好，为资本家谋暴利，不惜窒息贫民为固宠献媚之具。丧尽天良把原应列入上等的质物压之使下，降低其可当之值，

再于估計成本和折旧方面任意上下，使本來足可典質十元的，經他這樣一來，僅質五六元尙覺勉強。樂庵公在設典之初，卽有鑒于此，因而親司營業，不假手于朝奉。謹慎將事，從不敢違反成規獵取非分。現以熊占公病已不治，戮力忤悔，于估計成本折旧貨品等級上進一步地更為貧民行方便，以遂其忤悔之實，于兒子的疾病轉置之不聞不問听其自生自滅。詎知熊占公的致病主因，純為積勞過度，經長時期休養，逐漸地由重轉輕而終於康復。一直生存到八十足齡方才去世。樂庵公在其十九歲初患疾病之始，為所預制的壽衣殮物，色澤都已轉變。族中經常傳作佳話。樂庵公自經熊占公病體获痊以後，基于迷信觀點，認為上蒼鑒其虔誠，許其自新所致，于激動之余，并在自己住所（老台門），于大厅設櫃身，東西兩面各建樓屋作貨樓，後進正樓東屋用作儲藏金珠首飾之需，于屋內建地窖以策安全，地窖遺址今尙存在。布置完畢續設一當名曰“崇德”。以同樣的方式經營。每屆除夜各典當均于傍晚收市扃門，獨“尊德”、“崇德”兩典當直營業至元旦清晨，于當進、贖出兩方面特予格外放寬，父子二人各駐一典負責監視，以杜各朝奉因長夜疲勞輕率，玩忽厥事，致不能滿足貧民所屬望。熊占公病痊成家，出生三子，為致、中、和三房分支的始祖。子姓繁衍，老台門為當基所占，不敷分配，遂于福彭營、東昌坊口各建巨廈，析分鼎峙，名之曰新台門、過橋台門以別于老台門也。

自三台門分立析居以后，房族間各起炉灶，各立門牆，本来是朝夕頻見，相与縱談的，为了居处的隔离，都由亲而疏，几同陌路。彼此間的联系，除在婚丧、年节、上坟、祭扫和拜忌日（紹俗，对祖先紀念日，不分出生或逝世統謂之“忌日”）偶作聚談外，很少接触机会。尤其是新嫁娘，結褵未久，对各人面貌还没稔識甚熟，迷离恍惚印象模糊，相見不相識，不得不由第三者为之詳述輩份行列支派，兼或述及他、她言行性情以及于一般人的特点或特殊的个性。亦有本极亲密，經析居睽隔，情愫久疏，突遇驟見，彼此各以別居情况互相傳達。并以某或某的某些言行动作，作談助的資料。这些資料在同居时亦何尝沒有，不过在那时的一举一动，为众人所共見共聞，无珍佚之可言，无傳達之必要。析居而后，各个間的言語动作，都为各人所不經見、无所聞的事情，那怕是渺乎其小而又絕不足道的一些小事。一經傳達，就好象新聞似的互相轉告。不期然而然的形成为稗史野乘。累代相承地遞述于各个后代。因之我們也获悉了些珍奇或平凡的瑣碎遺聞。

三台門的遺聞佚事

九老太太，她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科举为旧

时代讀書人進身之階，一經考取，閤家歡騰，可是郵電不通，無由得悉消息，而家中老小日夜殷殷盼望，因之有一種人專做“報子”生涯，抄錄考取名單詢明籍貫星夜飛奔，馳抵其家捷報喜訊，舉人会試于京師，录取成進士，報子自京來故稱“京報”，對京報須供膳宿，給川旅和賞封以酬其奔馳之勞，視名次的高低，作論量的多少，往往有雙方堅執經數日而不決者）抵紹，提鑼狂敲，經東昌坊、福彭橋分道急奔至新台門站在大廳桌上敲鑼報喜之際，這位九老太太她却在里面聞報放聲大哭。人家問她，說：這是喜事為什麼這樣哭，她說：“拆家者，拆家者。”後來介孚公的科場案發，迷信的人都說是給她這場哭先播下了不祥的種子。

她的女婿章介倩是道圩鄉人，離城有幾十里路遠，坐船來城須午後才能到城。有一次章介倩是開夜船來的，黎明抵城，清晨到新台門來向岳母問安。九老太太才起床，她說：“姑爺你真早，你連飯都吃過者。”章介倩呢？船到就起身上岸從那里去吃飯呢！他岳母這樣說，也只好順承其意，說：“女婿吃過者。”和她委蛇委蛇地周旋了一番跑到東咸歡孫家去吃飯（也和周家有親戚關係）。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諷刺，喜批評，人有不當其意者，輒痛加批評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純出之于己意。煩碎羅嗦，嗷嗷不休，人多厭而避之。偶值邂逅，則遮道要執以傾之，愿不愿听不問焉。多有不待其詞畢托故引去。這

亦只有輩份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輩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詞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滿誹詞。其实他的性質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評个不了，實質上倒沒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結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轉而遭到人們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介孚公經常具有一付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態，沒和他接近过的，总不免望而生畏。实在他却是色严而不厉，詞費而不激，从沒听到他正正式式的罵过人，也沒看到他拍过桌子。他总是那末温温吐吐的一来就算啦。性情是温和的，可是不輕易笑，也从来不说笑話。他在江西做金溪县知县时，照那时的封建气派，知县大老爷是何等威风，一呼百应，气焰万丈。但他却不这样。还是和平常家居一样，絕不要什么官排子。他家有一个老媽媽（紹俗称女佣叫“媽媽”），是在他幼年时雇进来的，这时也跟着九老太太一同在金溪县任上。介孚公乳名“福”，幼小时一般地都喊他“福官”，老媽媽进来时他年紀还小，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到了金溪县任上，似乎有改换称呼的必要，可是老媽媽不买这些帳，每当吃飯的时候她总跑到“簽押房”（知县的办公室的名称）高叫“福官吃飯者”。稍微延迟，还要再来一声“毫燥”（紹諺，作“赶快”解）。他也不以为忤。要是別一位县太爷就要感威风扫地了。清朝衙署里任何事情，都充滿着官腔官派，知县大老爷的吃飯仪式，

應該是由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簽押房門口，把門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請大老爷吃飯啦！”喊完还得捧着門帘恭而敬之地肃立在那里侍候着。

介孚公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貪脏，尤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顛預草率。抑且案无留牘，随到随审，随审随結，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駕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对上官輒以无欲則剛的态度作应付，不巧言令色，不諂諛迎合，因之为他頂头上司的撫州府知府所深恶痛嫉。有一次当他上府晋謁，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談得話不投机，介孚公并没象一般下屬对上官昭示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唯唯諾諾地曲承仰体，他竟直率地頂撞起来，弄得撫州府知府下不了台，抬出大帽子来压他。說：这是皇上家的事情（专制时代帝王是家天下的，因之天下的一切事都可以說成皇上家的事）。好！介孚公他也毫不迟疑地給了他一个反詰，說：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作皇上？撫州府遭到万想不到的回答，他只好攤出“王牌”來說：“大不敬”（专制时代对皇帝或皇室无礼貌叫做大不敬）随即“端茶”（清时下屬謁見上官，在事情已經談好以后，下屬不敢遽退，怕的上官还有什么吩咐，必須待上官端起茶碗来才敢起来退出。端茶的形式，实在就是逐客的信号）送客，趁此下台。后来介孚公的橫被揭參，这也是其中的主因之一。

介孚公不吸烟，不喝酒，尤其痛惡鴉片。他的长子为

病魔所扰，經久不愈，不得已染成了嗜好。他絕不以其是为治病而予以原宥。他长子是他元配孙老太太所出，孙老太太去世，續娶蔣老太太为繼室。后来他长子病死，他对他长子的因病染成烟癖，还在輓联中表示譴責。他的上联是：“世間最苦孤儿（指他所遺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介孚公的孙儿），誰料你遽拋妻孥，頓成大覺”；下联是：“地下若逢尔母（指孙老太太），为道我不能教養，深負遺言”。他的孙儿对这輓联深致不滿，意謂：人已死了，还不饒恕嗎！

介孚公熱心功名，于科举尤感興趣。在科举案未发生以前，因他已成名翰林，極想把他的两个儿子和魯迅，也都培养成翰林，在台門口悬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額，以遂他的非非之愿。到科举案发逮獄以至被釋家居以后，他对科举功名热忱还未稍衰。我在1901年回紹，常常向他問业，他总很殷勤地叫讀“圣諭广訓”并把自己所有一部給了我，叫我好生去讀非要讀得滾瓜烂熟不可。我拿回家里翻开一看，才曉得这部小小四本书，是清朝入关占据中国以后由他們所謂世祖（順治）的御制天章（清朝皇帝的文字的諛詞），内容純屬忠君亲上的文字，对學問絕无益处，我看了一个大概，很覺得头痛，不愿再去翻閱。第二天跑出去在大厅上巧巧碰到了他，他問我讀过了沒有，我想蒙混过去說：讀了一段。他老实不客气叫我背背看，我赶紧推說还没讀熟。他又告訴我这是很

要紧的，还说府学、县学老师（清朝掌教育的学官，在府学的称之训导、教授，在县学的谓之训导、教谕，一般都通称老师），每逢初一、月半在学宫明伦堂（明伦堂系讲学之所）聚集廩、貢、生、监（监是未进学的童生，生是已进学的秀才，貢生廩生都是秀才中之优秀者）轮流讲解给百姓听，学台（全省最高学官）按临岁试，也要考要默，这是不可大意的。后来我在朗诵，给父亲听见了，问在讀什么书，拿过去看了看說这有什么用，何必去讀它。此后就不再讀，介孚公曾问过几次，我說父亲叫不要讀，他也不說什么，后来也不提了。

介孚公幼年时家貧好学，无資延师，經常就三台門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經义或教授时艺，輒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經濟充裕者多，各延师設塾以課子弟，讲学時間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介孚公也是趁机进修，他天資高，易于領会，收获最大。族中人譽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

介孚公恃才傲物，目无余子。任官江西时适前会稽令俞凤岡断絃，知介孚公有女尙在待字。亟倩媒往求，介孚公不表示可否；只說了一句“癩虾蟆想吃天鹅肉”。做媒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就把这句话直率地傳达了过去，俞凤岡怀恨在心，后来科場案发，他偏偏又再度来知会稽县事，給他造了个报复机会。

陈秋舫是致房仁派礼系的女婿，和介孚公辈份相并。初来做新姑爷时，岳家照例留住盘桓。礼系屋宇无多，就让他俩夫妇住在百草园里的三间头里，他留恋忘返，经久不去。介孚公背地说：“布裙底下躲躲（紹俗讀作 kou）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不知怎样一来传达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他经这末一个刺激，立即向他岳家告辞，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果然有志竟成，他回家后苦读精研，没好久居然也中了进士，只差没有点翰林，闷气已伸，也应该释嫌言好。偏偏他的肚量狭隘，他中试后不做官而游幕，科举案发，他正在苏州府任名法幕友，而这件案子也发生在苏州的苏州府知府的手里。事发后介孚公忙去找他，他竟托故不见。苏州府知府王仁堪为的案情过大，深恐株连太多，和陈秋舫商议办法，想把案情缩小。陈秋舫执法如山，坚决不允，就这样的据实揭参出去，介孚公又吃了一个好讥评人家长短的大亏。但我想陈秋舫要没有介孚公的刺激，也许不会成进士。后来1903年我结婚时，陈秋舫到我家来道喜，介孚公在1901年先已被释回家，这时他俩相见倒也没有什么，只彼此淡淡地委蛇了一下罢了。

介孚公知江西金溪县时，九老太太迎养在任，蒋老太太和他另外一个姨太太也都随在任上。蒋老太太和介孚公素不和睦，夫妻间常闹说幅。其所以致此的原因，是在太平军克绍时，社会秩序紊乱，介孚公全家赴乡避难，蒋

老太太在中途曾一度和全家失却联系，事后团聚，蔣老太太謂被太平軍队伍冲散，介孚公疑为被擄，以此誤会而發生裂痕。在金溪时介孚公又經常在姨太太房內休息，引起蔣老太太的不滿。有一次蔣老太太于忿恨之余，潛往窗外窺听，尽管躡手躡足，总难免窸窣之声。介孚公审知隔牆有耳，即料定是蔣老太太的行徑。不期然而然的隨口冲出了一声“王八蛋”。他的罵人姿态一向是溫而且和的，不象別人家的詞严色厉，且只限于“王八蛋”一句。蔣老太太听見罵了，內心愈益忿怒，但当場不好发作，有失大妇身份，仍躡手躡足地潜回自己房內，越想越气，亟思有以报之。次晚在九老太太面前进了些先入之言，九老太太是性乖僻而胸无丘壑的，一經渲染即隨之同往窗下，故意窸窣有声使之聞之。介孚公聞声不加觉察地又照前罵一声“王八蛋”。事态这就扩大了，蔣老太太聞罵即張大其詞高声嚷道“娘娘(紹人呼祖母为娘娘，媳妇是依他儿子喊的)在这里，你連娘娘都罵起来了!”介孚公知道闖了禍，赶忙戴起紅纓大帽跑出来跪在母亲面前認罪，并請責罰!九老太太一切不問，只自顧自地号啕大哭，越哭越有勁，哭得滿城风雨，全衙咸知，說：大老爷在罵娘。就这样一傳兩地傳開去，傳到了撫州府衙，和他具有夙嫌的頂头上司撫州府知府得到这种良好材料哪肯放松，忙即托出先前的“大不敬”滲入此刻的“大不孝”再給加上些应有的調味品，这一来就把介孚公的前程揭參出去达成革职